

女悦坊 NUTVE FANG



胭脂碎

LUOSHU YANZHISUI
蔓凉◎著

【下】

卿本江南柳、扶风知天下、执棋傲视朝堂争、笑谈无畏金銮殿、流云转乾坤、终只是、抛下红尘事、求得桃花源



胭脂碎

【下】

蔓凉◎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LUOSHU YANZHISUI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胭脂碎	旧事多	寒世赫	桃花岛	鸿门宴	初见时	风波起	清平乐	旋涡处	掌上舞	君不应	月如钩	便如是	破阵子	夜探营	杨柳心	醉颜酡
.....																
1	12	24	34	45	54	71	86	104	121	135	153	164	179	196	207	222

第十八章	长夜寒	263
第十九章	虚戈斗	273
第二十章	玉生隙	298
第二十一章	意难平	317
第二十二章	甚寒亭	337
第二十三章	棋局乱	353
第二十四章	伤离别	368
第二十五章	松涛雪	383
第二十六章	弹指瞬	399
第二十七章	太庙祭	416
第二十八章	踏金殿	436
第二十九章	画成灰	449
第三十章	关山碍	468
第三十一章	流云转	488
尾 声		501

长夜宴

看着流苏手中的大药丸，我皱起眉头，面露痛苦之色，试探性地轻声问道：“可以不吃吗？”

“我身体好得很，根本不用吃药。”我加重语气强调道。天天吞所谓的安胎丸子，一个个圆滚滚的，简直可以堵住大象喉咙。

流苏依旧很冷淡，毫无表情：“我无权做主，与相爷讲。”

咬了一小口中药丸子，我自言自语道：“得想个法子，不能再这样天天吃丸子。”

“医邪。”流苏突然冷冷说出。

我轻挑眉尖，淡笑道：“流苏你的意思是找医邪来为我把脉，这样就不用吃那些庸医开出的安胎丸子！的确是个好办法，神医医邪的话天下谁人不信呢？”

流苏还是冷淡地说：“不会来。”

“医邪那个古怪脾气，自是不肯屈尊来的。”我眼波一转，勾起一抹笑，“可谁说我要请医邪，我要请的是雨蕉。”

流苏略拧眉：“使计，骗来。”

我觉得心情瞬间舒畅：“待会儿就给密部飞鸽传书，告诉雨蕉，我身患重病，在京城等她。”

天朔九年，腊月初六，飘小雪。

长安，玄武大街，一辆舒适温暖的黑木漆金马车内，我用小手指轻轻地勾起车窗帘一角，外面的寒气立即涌入，引得我的鼻子轻颤不已。

天色很青，压抑的阴郁，细小雪粒飘浮在阴冷的空气中。

看了一阵子车外风景，我慢慢放下车帘，浅笑转头回望流苏，叹道：“今日的长安可真冷清啊，玄武大街上行人寥寥无几。”

“很冷。”可我觉得流苏的声音却比空气更冷。

我轻笑道:“也对,下雪天的,谁愿意到街上乱走,都赶着回家烤火了。”

马车走得很稳,稳得让人忘记了时间。

“夫人,到府了。”车外响起恭敬的声音,不大不小恰到好处。

到家了吗?我嘴角上扬,勾起一抹笑颜,将白狐毛大斗篷披上,全身都笼罩在了雍容的白狐皮毛之中,只露出一双眼睛。我一向怕冷,在这冰天雪地里,当然是把能遮住的都遮住了。

微眨一下眼,难道今儿在相府门口开“轿车”展吗?各辆豪华马车、奢丽暖轿一字排开,直到街尾也看不到头。

相府门口可要比长安最为繁华的玄武大街有人气多了。颇具官威却身穿便服的各位大人都神色恭敬地站在相府大门两侧。我勾了勾唇角,心中一叹,这人数可真多啊,只怕金銮大殿上,上朝时也多不出几位大人吧!

洛谦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微笑,优雅地登上台阶。

“洛相,恭喜。”

“丞相,安好。”

“相爷……”

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已将他包围。

同时,在相府右侧第一辆镶金豪华马车旁的少年开始瑟瑟发抖了。少年很年轻,大约只有十四五岁,身子单薄,可眼睛却很亮,像是清朗夜空中的星星。或许是因为穿得太少,或许是因为在风雪中站得太久,他已经冻得嘴唇发紫了。

终于,在我经过马车时,他再也坚持不住,僵直地倒了下来。流苏双肩一耸,身形快闪,挡在我身前,用手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少年。

“死奴才,敢冒犯夫人,还不快拖下去杖责。”身后一名锦服奴才斜蹿了出来,高声呵斥,随后便立即换了脸色,满面堆笑道,“奴才看管不周,夫人,可受到惊吓?”

冷眼看了那名奴才,我微微一摆手,挥退侍卫,略皱眉清声道:“流苏,给这孩子找一件棉袄,别冻坏了。”然后抬头瞥了一眼相府大门,依旧是热闹非凡,看来这场小小的混乱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只是为什么我觉得似有一双清冽的眼注视着一切呢?我不禁拉紧了白狐斗篷。这天越发的沉了,雪粒也变成了片片雪花。

天朔九年,腊月初七,阴冷朔风。

冬日长安的天空微微扯出一片白,在暖阁中我手捧暖手炉,斜倚在榻上,懒洋洋地问道:“流苏,什么时辰了?”

流苏的声音还是一样的生硬:“辰时三刻。”

那岂不是早上八点多了,可天色还是有些暗:“都准备好了吗?”

“嗯”了一声，流苏这次连说一个字都省略了。

披上斗篷，我踏着昨夜落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响，悠闲地走向后门。

清晨的冬日还带着薄薄的雾，让人感觉眼前的事物都不大真切，但在这一片朦胧中，我还尚可辨认一辆马车停在了相府后门。

我带着一丝浅笑，缓步走向马车，只是到了马车前，脸便僵住，讶道：“不是上朝去了吗？”

是洛谦，在这朦胧的雾中带着微笑，清声道：“皇上恩典，长途跋涉特准休假一天。”

哦，我淡淡道，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马车，小声说：“我见昨夜雪下得好，所以早晨出来走走，看看雪景。你有事要出去吗？”

洛谦嘴角滑出一声嗯，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的眼。

被洛谦盯得发毛，我虚心地垂下眼帘，将视线转移到缥缈远处。

唉，冬日清晨看雪景，这个破理由连雪君都不会相信！我平常几乎不会早起，更何况还是寒冷的冬天，一般肯定是要挨到午时才下榻的。

“扶柳，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洛谦依旧温柔地问道。

嗯，轻点着头，从他手中接过一张宣纸。

瞥了一眼宣纸，我轻摇一下头，正启口时却发现从马车后走出一名少年。

少年脸色苍白，眼亮如星，他抬头瞟了一眼我，又懊恼地垂下头，怯怯地叫了一声：“表小姐。”

我身子一震，喃喃道：“小亮子，没事吧？”

小亮子眼眶立即红了，呜咽道：“小亮子没用，任务失败，还被人抓住了……”

小亮子是西泠总管家福伯的孙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霜铃学习经商。我无奈浅笑，柔声道：“不要紧的。”

小亮子一抹眼泪，继续哭道：“我还害怕……泄露了任务……秘密……”

我从怀里掏出丝绢，擦去小亮子脸上的眼泪，轻声道：“不是什么秘密，没事的，现在就先跟着流苏姐姐回去，免得让铃姐姐担心了。”

小亮子眼角还淌着泪，吸着鼻子点头，跟着流苏骑马而去。

我轻叹一声，回头对上洛谦含笑的眼：“我知道纸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反正全部都揭穿了，我就实话实说。昨日小亮子混入人群，特意假装昏倒，然后趁机将一张纸条塞入流苏手中。

我又细细地看了一遍宣纸，的确是亮子的字迹，也难为他竟能记得住这一长串古怪字母。“上面说的是，明早已时，汇通钱庄书房，要事商议。”上面是用拼音写的一段话：明天九点，钱庄书房里，有重要谈判，事情机密不可让外人知晓。

我斜望着洛谦，嗔道：“拷问完了，可以让我走了吧？再晚就要迟到了。”

腰间骤紧，双脚离地，我已经被洛谦抱进了马车。洛谦温润的气息停留在了我的

颊边，一声轻叹：“以后不要再装神弄鬼的，让我担心。”

我则不再争辩，闭上眼睛倒在他的怀里，补上一个回笼觉。

很快便到汇通钱庄。

推开书房门，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书房内的一桌一椅都没有变动，与两年前无异，甚至连书桌上的那盆文竹似乎也没变化一枝一叶。

霜铃正低头打着算盘，噼噼啪啪作响，没有抬头瞧我一眼，就平淡地问了一句：“回来了？”平淡得就恰似我今早出门，现在刚刚收完账回来。

“嗯。”我嘴角逸出一声，然后解开斗篷，放在了质朴的黄花梨木椅上，“这几天挺冷的，待会儿要他们加个火盆子，你也要多穿些。”

霜铃手握毛笔快速地记着账，淡然说道：“小亮子一夜未归，刚才同流苏回来时，还哭鼻子说任务失败了。”

再一次打量久违的书房，亲切依旧，我浅笑道：“我已经处理好了。”

搁下毛笔，霜铃抬头望着我，喃喃道：“没有瘦，比以前更有气色些。”

你倒是清瘦不少，我的话还未出口，霜铃的视线已经越过我，聚焦于身后一点，淡眉拢起，叹道：“扶柳，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竟请了一个账房先生来查账啊！”

我回眸望了一眼洛谦，他身穿半旧的墨绿色长袍，用同色布带束发，就那样淡然地站在书房一角。全部的气势收敛于内，这样的洛谦也顶多只是一名温文尔雅的账房先生，难怪霜铃会误会。

洛谦站着不动，清雅地淡笑，既不回答也不否认。

他倒是无所谓的表情，我莞尔笑道：“嗯，是多年前京城中最好的账房先生。”

霜铃一挑眉，又仔细打量一番洛谦，而后冷色道：“那你先退下，我们有要事相谈。”

这时，吱呀一声，门被打开，一名优雅公子从容步入书房。

似很熟悉，径直地坐在了书桌下方的高背木椅上，那男子尔雅笑道：“柳三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啊，连杯茶水也没有。”而后用修长的手指弹了一下略皱的衣领道，“不知柳三小姐考虑得怎样？在下实话说，这件事实在是不能拖了，上次答应柳三小姐缓了十日，这次是无论如何都要有个结果。”

霜铃闭口不言，自顾自地算着账，只是俏脸更加冷淡，甚至有些阴沉了。

那男子我见过一面，是长安第一钱主商少维。

我随后斟了一杯茶，端到商少维身旁的茶桌上，淡笑清声道：“真是多有怠慢了。”

商少维望了我一眼，优雅地勾起唇角，又用眼角余光瞟了一眼角落里的洛谦，笑意更深了，疑道：“敢问夫人是？”

我把头发盘起，做妇人打扮，自是夫人了。

我淡然地坐在了商少维的对面：“西泠柳家人。”然后瞧了一眼仍在记账的霜铃，

继续道，“商少爷也应该知晓汇通钱庄有三位老板，小女不才正是其中之一。如果商少爷有什么生意上的事，与我谈也是一样的。”

“可惜，可惜。”商少维口中连呼可惜，可脸上却没有一丝的惋惜之色，反而有一抹欣喜笑容，“原以为会是柳二公子呢？却不想来的竟是一向神秘的表小姐。”

我轻笑道：“倒让商少爷失望了。下次一定让二表哥与商少爷谈生意。”

“此可惜非彼可惜。”商少维轻摇着头，望着我叹道，“可惜表小姐已嫁为人妇了，不然商某定立即上门提亲。唉……可惜了……”

霜铃很快地挡在了我的面前，瞪着商少维，怒道：“就算没嫁人，也不会便宜你的。”

商少维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霜铃你这副模样倒很像吃醋的小媳妇啊……哈哈……”

霜铃顿时气得俏脸发红，一把抓住茶碗，向商少维掷去。

“咣”的清脆声响，商少维轻易地躲开茶碗，继续笑道：“要谋杀亲夫了，还好我躲得快啊。”

眼见第二个茶碗就要粉身碎骨，商少维目光扫了一眼角落，忽地脸色一变，随即正色道：“刚才是在下失礼了，在此郑重向柳三小姐道歉。”

我也顺势拉住霜铃道：“还是谈正事吧。”

霜铃一脸寒霜地坐在我身边，冷冷道：“若想钱庄合并也可以，我们五五分成。”

商少维挑高浓眉，高声反问道：“柳三小姐何以认为汇通钱庄有这样的实力，可以与我丰源钱庄平分秋色？”

霜铃恢复理智，冷静说道：“不是汇通钱庄的实力而是西泠柳庄的实力。今年庄内的总体生意还算不错，也挣了不少银子。况且去年钱庄只是由我一个人打理，但明年二哥和扶柳都会经常来打理。商少爷是个明白人，应该能分辨出这桩生意是否划算。”

商少维沉吟一声道：“据我所知，柳二公子明年要掌管西泠柳山庄全盘生意，他还有精力来管理钱庄吗？”随后他又瞥了一眼我的腹部，“至于夫人怕是身子不便，应该要静养，明年不能操劳吧？”

我一怔，商少维怎知我怀有身孕？不过才两个月身子并不显形！

商少维依旧笑嘻嘻的，根本看不出如何得知的任何蛛丝马迹。我不再管他，转过头急问霜铃道：“云表哥打理全庄，那大表哥怎么了？”

霜铃无奈叹气道：“大哥去年便早已染疾，今年秋突然严重，群医束手无策。后来医邪看了说是心有郁结，需要静养。所以爹就让大哥先休养一阵子，二哥明年接管山庄。好像半个月前大哥在东海上找了一个荒岛，还特意取了个名字，竟叫桃花岛，也不知他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

桃花岛？没想到，柳风竟然选择在那座荒岛养病。

“时间久了，一切皆淡，心结自解。”我缓缓道，一字一顿仿若在告诫自己。随后瞧见商少维信心十足的眼，我便眼神略带忧虑，垂下眼睑看着小腹，轻叹道，“商少爷，其实我也不想操劳，只是前段日子我无缘无故地就少了十万两。现在手无分文，我也没有办法，想急挣些银子，好请奶妈带孩子。”

一席话惊得商少维愣住，眼神涣散，盯着书房偏僻角落，而后他侧过脸望着霜铃，转移话题，嬉笑道：“原来柳三小姐也看禁书啊？”

霜铃冷冷道：“商少爷可真会开玩笑，这儿哪来的禁书？”

商少维一脸不可置信，手指霜铃身后角落里的书架：“就是那本最近很火的《丞相平罗游记》啊！”

霜铃快速转身，一惊，随后呵斥道：“不是要你出去吗？”

洛谦站在书架旁，手持一本书，轻轻翻动书页，勾起一抹笑：“写得不错。”

商少维轻啜一口清茶，微微笑道：“既然丞相也认为不错，那我明天就立即命人刻版印刷卖书。”

霜铃与我俱是一愣，霜铃愣是因为账房先生变成了当朝丞相，而我愣的是商少维认得洛谦。随后转念一想，我便释怀，商少维是北方商界霸主，在长安上流人家出入多年，见上洛谦一面应不难。

洛谦深叹一声，将书放回书架，似是自言自语道：“文笔不错，可还是禁书。”

霜铃双眼犀利，盯着洛谦的墨瞳，直问道：“丞相？洛谦？”

洛谦亦盯着霜铃的眸子，一股气势涌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压迫气势：“柳三小姐？柳霜铃？”

对视良久，霜铃长舒一口气：“我暂时放心……”

洛谦温和笑言：“多谢信任。”

商少维轻抚一下鼻梁，笑道：“这出戏我可是看不懂了，洛夫人看得懂吗？”

我温柔笑道：“嗯，似乎看得懂。”不就是霜铃将我推给了洛谦么。

商少维笑意很深，还带着一丝耐人寻味：“洛夫人想看一下文笔不错的书吗？我有一本如今最红的《京城双姝情事录》。”

又是一本禁书？我轻挑眉，浅笑道：“那就多谢商少爷送书与我。”

洛谦笑得很温和，如春风拂面，淡声道：“商少爷的府中好像有不少禁书啊，明日我派刑部侍郎去搜查一番。其实，我也很好奇，商府到底有多少银两？”

商少维讪讪一笑：“哎，不是在谈论钱庄的事吗？怎么能把话题扯远呢！我想好了，钱庄合并本就是件好事，大家都是用心经营，当然是平分利润了。”

霜铃淡然道：“君子一言。”

商少维立刻接道：“驷马难追。”

“你们随意吧，扶柳是不会参与的！”洛谦站在我身旁淡淡地说，却不容拒绝。我抬眼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随即在我耳畔轻声道：“那十万两银子还在平罗，当初就

给了拓跋阳一半银子，其实，摆在那里，也只是给他瞧瞧，安安他的心罢了。”

到底是奸诈！我随后浅浅柔笑，对霜铃和商少维婉转道：“钱庄就拜托二位了。我明年正是要休养，很是惭愧不能出力。不过，年底时我自会来查账，提取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利润分银。”

顿时，霜铃与商少维皆是横眉冷目对着我，随后一哼，各自将脸撇开，齐声道：“奸商，可我更不愿同他（她）一起经营！”

两人互不退让，倒是乐得我笑声朗朗。

天朔九年，腊月二十五，小年夜，雪纷飞。

暖阁内，镏金雕花青铜香炉散发出淡若薄雾的轻烟，阵阵清香缭绕，只是香气极淡，淡若细丝。

我半眯着眼，懒洋洋地躺在火盆旁，闻得缕缕淡香，才缓缓睁开眼，手持铁钳将火盆中的炭条翻了个身，看着它周围细小的炭灰纷纷扬扬，恰似长安深夜的雪。

我慵懒问道：“流苏，衣服备好了吗？”

“刚熏的香。”流苏一点头，从衣橱中捧来银华锦袍放在我的床头。银华色的袍子是用上质的苏锦裁制而成，丝滑柔软，图纹精致，在月光下会隐隐现有淡华柔光，本是参加夜宴的上等选择，只是……

我轻笑道：“流苏，在衣服方面，你的确不及碧衫有天赋。”

流苏的脸上总算有了表情，微微愣愣，略皱眉道：“不是一贯喜欢素雅吗？”

我慵懒地起了身，抚了一下微乱的长发：“今日晚宴乃是皇家宴会，又赶上小年夜，还是穿得喜庆点好。流苏，把那件压箱底的宽襟绣金大红长袍翻出来。两三年了，今儿还是头一次穿呢！”

穿上大红长袍，望着铜镜里的身影，我不禁感叹，果真艳丽无比。再披上银华锦袍，仅让领口袖口露出一抹艳红，将这身素雅银服点缀得恰到好处，不大张大染的炫彩，就只是透着点儿喜庆。

随后轻移莲步，裙摆飘拂，若隐若现地透出榴红长裙，素红灼灼，金线明烁。

已有两月身孕，不能束腰，叫流苏拿来几根红和淡金的缎带，随意地交错编在一起，最后绑上一个同心结，松松垮垮地系在腰间，缎带随风而飘，轻盈翩跹若飞花。

绾上一个简单素雅发髻，斜插入珍珠金莲钗，戴上细碎的红珊瑚耳环，艳如血，挨着我的脖颈，晶莹剔透。

略施胭脂，眼波流转，淡然一笑，喃喃自语：“这样也配得上皇宫宴会了吧？”

穿过长廊，施施然走出院门，就看见了雪中的洛谦。

身穿亚金绛紫锦袍，头戴白玉素冠，那样从容，那样淡定，立于翩跹飞舞的雪花之中，几近透明的白玉手指握着青黄的伞柄。

待近了，牵起我的手，眉峰略皱，口气有些不满：“手怎么这样凉？还是不要去

了。”

我轻轻一笑：“怎能不去？圣旨上都写着呢！”

洛谦嘴角上扬，淡道：“回禀身子不爽即可，况且这年宴也甚无聊，不去也罢。”

我嫣然笑道：“我还没有去过皇宫呢，难得有一次机会。”

是啊！难得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上京城双姝苏婉一面。

苏婉，那个竹林中只露出婀娜背影的女子，或许现在尊称一声婉贵妃更为恰当一些。

天朔八年，皇后薨，临终前垂泪执手皇上言：臣妾将离皇上而去，深夜劳顿，恐今后再无人陪伴皇上。臣妾之妹，性情纯良，可伴皇上终身。言毕气绝，皇上甚为悲痛，谥号纯宁皇后。一月之后，依皇后遗言，诏皇后之妹苏婉入宫，晋封婉贵妃，一时宠冠后宫。

纯宁皇后贤德慈惠，只可惜身子孱弱，长久未能诞下一儿半女。而其妹婉贵妃入宫仅一年，便诞下九皇子皇甫昊。民间皆传说，上天浩德，不愿苏氏无后，乃使贵妃生子。

马车驶得极快，全无滞停，只是在宫门前速度稍稍放缓。没有阻拦，没有停车，甚至没有一句询问，就这样呼啸而过。

我愕然，在昏暗的马车里微微抬眼瞥了一眼洛谦，洛谦处之泰然，黑眸平静，并无不安之色。难道洛谦以前都是如此，进出皇宫就如同逛自家院子般随意。若说他权倾朝野，可有些特殊待遇，但这样也未免太过逾规，将皇上置于何地？

忽地，寒风大起，吹动车帘，波浪层层，长安冬日傍晚冷沉的光线就这样森然地射进马车。借着这束光线，我向车窗外凝视而去，然后便看见了西华最为华美、最为恢弘、最为高贵的宫殿，皇城中的大明宫含元殿。

雕龙刻凤的白玉阶梯扶摇直上青天，朱红似血的大殿昂然立于高台之上，卷曲如钩的檐角刺破苍穹。我震撼，震撼于那个丝毫不输于世界上任何奇迹的庞然大物，直勾勾地盯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忘记了冷冽寒风刺痛着我的脸颊，忘记了一切，一切，只有那份华美魅惑。

车帘被一只白如玉的手压住了，车厢之内又恢复了一片昏暗。额头上覆上了另一只温暖的手，温柔的嗓音响起：“风大莫要着凉了。嗯，还好额头没有发烫。”

没有思量，我脱口而出：“含元殿是不是华美异常？”

额头的温暖遽然消逝，车厢内安静如真空，静得似乎连代表生命的轻柔呼吸声也听不见了。昏暗之中，瞧不清洛谦的脸，只能看见他的双瞳变得幽深无底，掺和着一分凛冽。

心中一紧，深吸一口气，略略定下心神，我骤然绽放一抹轻笑，道：“久闻含元殿居高而建，倚栏而立，极目眺望，可尽览长安美景。只可惜我身为女子，无法登殿一览风景。”

洛谦将我冰冷的手包裹在他温暖干燥的大手之中，唇角勾起完美弧度，柔声道：“不过是以讹传讹，从含元殿俯视长安并无特殊之处。改日我带你上骊山大觉寺，在那里眺望长安，云淡风轻，才是最好之景。”

这时马车缓滑而停。

洛谦轻拂了一下我额前碎发，握紧我的手，淡笑道：“翠微宫才是宫中最美的，精致雅然，下车吧。”

我亦淡然一笑，望着洛谦的背影，声若细蚊：“那你可别自己迷恋上了含元殿的长安风景，忘了带我去骊山大觉寺。”

翠微宫的确雅致，没有皇宫中处处的朱红描金，飞龙翔凤，而是以烟粉淡绿为主要色彩，以仲春百花绽放入画，到处彰显春天明媚之美。

刚随洛谦跨过高槛，踏入翠微宫。百官就渐渐聚拢，虽然今日非正式宴会，众人都身穿便服，但却是礼仪周全。一扫行礼众人，我心中暗数，这群官员之中只识得六部尚书及几位得力侍郎，其余的虽在相府见过，偶尔有几个面熟之人，却是叫不上名字。

余光瞧着洛谦面含春风，如沐微笑，一一打过招呼。我站在一旁，亦保持笑容。

“老夫在此恭祝洛相及夫人新年安康了。”户部尚书王大人自恃身份，并未像其他官员般行大礼，只是口说恭贺而已。王大人身后的王夫人及其女儿王小姐也只是盈盈一拜。

洛谦与王大人寒暄着，其中夹杂着讨论朝中事。我对此不感兴趣，便淡笑着听王夫人的唠唠叨叨。王夫人大概正处于更年期，身子开始发福，深红锦缎紧紧勒着她的滚圆腰身，挤出一圈圈肥肉。而王小姐正值豆蔻年华，身姿纤细，肤如凝脂，娇若嫩蕊。王小姐似乎更心不在焉，时不时地用眼角余光瞟向大殿西侧，然后脸上便染上一层红晕。

我瞧着有趣，不像王小姐那样小心翼翼地偷瞄，而是径直转头望向大殿西侧。

一群华衣锦服众人，不过还是可以一眼瞧出让王小姐为之脸红之人。那人一身白衫，眉飞入鬓，目若寒星，飒爽英姿，绝对是女儿家心中的好郎君。那人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目光，侧身回头，笑开，我亦甜甜笑起。

尖锐的叫声突然打住我的笑意：“皇上驾到。”

大殿中人立刻纷纷后退，空出一条大道，跪拜在地，寂静一片。

我亦跪在人群之中，低着头，不敢直视天颜。

沉重的脚步声响彻翠微宫，我眼前明黄一闪，留下一股浓郁檀香，郁结在空中。

“都平身吧。”声音中气不足，并不大，甚至还透着一丝虚弱，但却隐隐地带有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今日乃是夜宴，众爱卿不必拘谨，大家自在随意些。”

众人高呼：“谢皇上恩典。”

这时我才趁谢恩之际抬头瞧了一眼龙颜，西华的天子皇甫朔。他身穿金绣明黄

九龙袍，头戴纯金东珠双龙擎天冠，身直如剑，立于翠微大殿之上，俯视殿内一切。再细看，皇甫朔的五官并不出众，若不是九五之尊，混在芸芸众生之中，怕是无法一眼认出的。他肤色极白，是混着青色的苍白，甚至可以隐隐看见单薄皮肤下的青筋血脉。面容清癯，眼窝深陷，但眼珠却是黑深如漆，像黑水银，熠熠闪光。可就是这个坐拥天下的骄傲男人，却无风华正茂时的风发意气，只有平静，近乎无奈的平静，还深埋着一股失落的忧郁。

恰时，一阵娇俏张扬的轻铃笑声自殿外传来，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将殿内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至门口。顷刻间，一抹婀娜白影已俏立于殿门，一个很美的女子，轻盈白纱描绘出她柔软的身姿，千年无瑕的雪白皮毛遮住她微露的凝脂肌肤。可这身素雅脱俗装扮的女子却有一张明艳至极的芙蓉面，长眉逶迤入鬓，眼角上扬带起盈水明眸，鼻若悬胆，红艳丰唇。一把黑压压的长发斜压右鬓，一根牡丹金步摇斜插入如云发鬓，娉婷移步，玎玲作响，馥香四溢，当真的风情万种。

就是这样的女子，婀娜多姿地走到皇甫朔面前，娇媚一笑，盈盈拜下，红唇轻启，声如黄莺婉转：“皇上恕罪，臣妾刚才来时见雪下得好，就不禁在御花园中赏雪，却不想碰见了真妃姐姐在赏梅。故与姐姐结伴而行，途中说笑不想耽误了时辰。”

她是苏婉，不似其名，是个婉约女子，而是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明艳美人。她是刚生下九皇子的婉贵妃，是使六宫粉黛无颜色、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宠妃。是的，她有恃宠而骄的资本，只有她才可以在皇甫朔面前娇笑着张扬地步入殿内。

“臣妾参见皇上。”清清淡淡的声音，亦如她一贯清淡秀丽的脸。

“儿臣参见父皇。”不大的声音，还带着几分孩子气。

这时，人们的视线才从婉贵妃身上移开，方发现她身后还有一名身着白梅杏红宫装的清秀女子和神色冷峻的少年与面容可爱的少儿。

皇甫朔对于苏婉的逾规出场并没有愠怒，反而温和一笑，淡然道：“免礼。”

“臣妾(儿臣)谢过皇上(父皇)。”

“臣等参见婉贵妃，真贵妃，大皇子，五皇子。”

烦琐礼仪结束后，我随洛谦坐在了左首第一张桌子，淡笑看着对面的那白衫男子。从未想过他也如此适合穿白衫，温和的白色削减了他原本的桀骜粗犷，却穿出了白色的少有英气。少年时柔和的线条已经彻底地从他脸上消失，余下的只有坚硬的轮廓。他历经十年风霜，长成一位成熟男人，沉稳、强悍，知道了喜怒不形于色，知道了权势阴谋设计，知道了太多，所以便不再是昔日那个纯白如纸的少年，而我也只能从身着白衫的他，窥探很久以前的纯真年代。

他举杯一饮而尽，嫣红的西州合欢顺着薄唇，淌过光滑的下巴，滴在如雪白衣上，霎时灿若鲜花。他似顽皮地眨了眨如星亮眸，举袖一抹唇角残留的合欢酿，而后勾起弯弯嘴角。我恍惚间又似满目金黄，回到了江南的翠竹林中。

我亦眨眨眼，开心笑起来。

“洛夫人。”妩媚的声音不大，却恰好可以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久闻夫人聪慧，是否可以吟上一句啊？”苏婉如水媚眸隐隐含着刺，娇笑望着我。

古时聚会一般都要吟诗作对，这次虽是皇宫宴会，也不能免于传统。刚才殿内各位臣公王侯公子小姐们就在以雪为题各展才艺，以博名气。不知为何苏婉竟开口点明要我吟诗一首。

此时，殿内所有目光都聚焦于我，我浅笑淡然，苏婉，你是想让我当众出丑吗？

“扶柳未曾习过诗词，恐要让娘娘失望了。”很快洛谦已替我回绝，虽然微笑依旧，但墨瞳中已蕴涵了丝丝怒意。

“哦，是吗？”皇甫朔淡淡地说道，温和的黑眸已经对上了洛谦的双眼，也挡住了洛谦隐藏的怒气，“朕在以前的年宴中好像从未见过洛夫人？”

对面的上官毅之已起身，揖道：“小女当年年幼体弱，常染风寒，故微臣听从大夫意见，将小女寄养于江南温暖之地。去年小女除去病根方回长安，所以未能有幸参加过历年年宴。”

皇甫朔平淡笑问：“洛夫人气度不凡，寄养何家？”

上官毅之又替我抢答道：“微臣夫人之兄，西泠柳庄。”

西泠柳庄一出，殿上顿时发出窃窃私语之声。江南西泠富可敌国，西华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皇甫朔欣然一笑，道：“可是西泠桥畔之山庄？江南西泠豪门大家，难怪大将军放心将女儿寄养于长安之外！”

这时，整个宴会上未出一声的真贵妃却开了口：“西泠柳庄只是一介商贾，怎及得上长安真正的世代名门。”

皇甫朔淡淡地瞧了一眼真妃，端起描金粉彩茶碗，细细地吸着茶，不再言语。

此时苏婉却是一声娇笑：“妹妹倒忘了，真姐姐才是才女啊，以前可是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倒不如请真姐姐赐教了。”

真妃道：“在座各位皆是有才之士，我又何必献丑呢？”

苏婉失望至极，一声长叹：“难道真正的才女已不复存在吗？”

京城双姝众人皆知，苏婉擅长歌舞，歌若天籁，舞似飞仙。苏宁则尤擅诗词，曾是名动一时的天下第一才女。此时苏婉借机提出作诗，分明是要让众人忆起苏宁，来以此打击长期不得宠的真妃。

是可忍，孰不可忍！

苏婉，你既已挑起战火，就要承担后果。

心中虽怒，但我仍是缓慢优雅起身，嫣然一笑，清声道：“扶柳不才，却也略读过几本书。只不过时间仓促，想出一句，还望娘娘可以补全下一句。”

苏婉望了我一眼，启口道：“愿闻其详。”

京城双姝，色艺双绝。虽说苏婉不及苏宁，但在诗词方面也有一些造诣。

只是，我岂是一盏省油的灯！

我眼波流转，浅浅一笑，吟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苏婉赏雪，真妃弄梅。

我要说的就是，你——苏婉貌美如雪胜梅三分，可你就是差真妃一段气度，一丝温柔，是永远也争不上真妃的。

顷刻间，翠微殿内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倾注在我身上，或赞叹，或惊讶，或关心，或怨恨。

我不为所动，仍傲然一身，静静地立于殿上，淡看四周风起云涌。

嫣然含笑望着苏婉，看着她脸上的胭脂色一点点地转为苍白，娇唇轻颤，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千古绝句岂是你苏婉可以对上的！

殿内长时间如一潭死水般沉寂。

“哈哈……”一阵爽朗笑声打破一泓沉潭，若说此时殿内还有谁敢笑出声，那也只能是当朝天子了。皇甫朔的深眸凝视于我，平淡的目光带着一丝探究，笑道，“好诗！难得的绝句！如此深远的意境，怕是在场的各位王侯公子、文豪才女都无法续对了。洛夫人，真是好文采啊！”

前人佳作拿来泄愤罢了。我低眸浅笑，不卑不亢道：“皇上谬赞了，扶柳不敢当。”说罢，轻挥如云宽袖，行礼，优雅坐下。

很快，翠微殿中又恢复一片歌舞升平。

在舞女飞旋的玫红轻纱长袖中，我对上了哥含着深沉笑意的眸，然后哥勾动薄唇一笑，又举起一盅合欢酿，仰脖，一饮而尽，几滴醇酒滴下，浸透白衫，形若红梅。

纸醉金迷的豪华皇家宴会，有人喜欢它的奢靡，也有人厌恶它的浮华。

翠微殿白玉阶上的真妃轻轻起身，向皇甫朔躬身行礼，缓步退出殿外。真妃是如此安静淡宁之人，她的悄然退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轻拉一下洛谦的衣袖，我脸露倦态，低声道：“这里太闹，我到殿外静一下。”

洛谦从我吟诗后便一言不发，只是一直微微笑着，细细品尝西州合欢酿。这时方转过头，如潭深眸盯着我的眼，柔声道：“嗯，扶柳，宫里很大，小心迷路。”

为什么我觉得这温柔的声音中有一道无奈而深远的叹息呢？

“嗯。”习惯性地浅浅一笑，我回道：“我会很小心，定不会迷路的。”

暗朱色的回转长廊，廊角上的昏黄灯光，拉长了那抹杏红背影，将纤细的影子投洒在了幽幽青石地板上。十年深宫岁月的消磨，使得那抹清瘦背影更加单薄，犹如秋风中挣扎着不凋零的白芙蓉。

“真……”话哽在喉中，滚烫烫的，“姐姐”二字却是再也喊不出来了。

真妃悠然转身，见是我，忧郁双眸中透出惊喜，展颜笑道：“原来是扶柳。”

拂过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我盈盈福身，清声道：“扶柳见过真妃娘娘。”

“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真妃轻笑着拉出身后的两名小孩，道：“阿轩、辕儿，快

见过你们的三姨吧。”

大概与小亮子年龄相仿的冷峻少年，冷淡地望着我，紧抿着唇不发一声。

另一名较小的可爱男孩则是一脸好奇，小声道：“轱儿见过三姨。”

真妃轻皱眉头解释道：“阿轩一向性子冷，又不善言辞，三妹可莫要上心。”

我淡然一笑，轻声道：“扶柳一介草民，又岂能让皇子屈尊叫一声三姨。”

真妃伸出如玉纤手，牵起我的手：“扶柳，我们好久不见，去我宫里聊上几句。长乐宫离这儿挺近的，仅几步之遥。”

我蓦地一凉，才发觉原来真妃的手比我的手更凉，直凉如心。“好的。”覆上真妃的手，用我仅有的温度来温暖真妃。

长乐，长乐，长久安乐。

只是现在的长乐宫不似其名，没有欢乐，只有长久的寂寞。

踏入阴郁的长乐宫，我不禁冷得轻颤。

“还不快去生几个火盆子。”真妃吩咐道：“扶柳，我们去内室说话，暖和一些，就让孩子们自个儿在院子里玩雪。”

内殿生了火炉，暖和得多，也安静得多，偌大的房间内只有我与真妃两人。

环顾四周，这儿的摆设与大将军府的莲苑真像，似乎没有不同。我轻抚着双面刺绣白莲屏风，淡笑问道：“真姐姐，这些年过得开心吗？”

真妃双眸一黯，幽幽叹道：“扶柳，难道你还不明白如今形势已变？”

我莞尔：“真姐姐，我知道的。”

“你真的明白吗？”真妃说得很急促，“去疾领兵在照壁关击退拓跋大军，班师回朝，现在军权大握。”

“嗯。”我平静笑道，“哥立了大功很好啊。虽说主要是因为拓跋内乱，拓跋右贤王不服新任拓跋可汗拓跋阳而起兵谋反……”

“我指的不是这些。”真妃急切地打断了我的话，她的呼吸似乎有些急促，“是朝堂局势，经过这一年多，原本混乱的局面已经清晰明了。如今皇权已被掏空，形同虚设。洛相重新掌管天下事，统领百官。二叔与去疾也再掌兵权。如今太子位空虚……”

轻声长叹，我怅然转身，对上真妃带有激动的脸庞，嘴角轻扬，似笑非笑：“真姐姐，我明白的。有利则盟，无利则散。他们共同的敌人已经倒了，还有不散的道理？又是一场争斗起，大皇子？九皇子？”

“更何况爹刚才特意在殿上说及娘本是西泠柳庄之人，将隐藏多年的这层关系挑明，无非是要告诉满朝文武，上官家并非仅仅是拥有兵权，还有雄厚的经济支柱。”

真妃愕然，盯着我平滑的腹部，喃喃道：“原来你心明如镜，只是，扶柳，你要如何选择呢？扶柳……该怎么办呢？”

“真姐姐，你说能怎么办呢？”我轻挑眉尖。

刺骨寒意袭进暖室，顿时房内冰冷。